

大唐狄公全传

高罗佩 著



中国图书出版社

243603

(京)新登字 076 号

责任编辑:徐维光 李江南

装帧设计:唐 薇

责任技编:吴少娟

原著作权人:〔荷兰〕托马斯·梵·古利克

Thomas M Van Gulik

中译本著作权人:陈来元、胡明、赵振宇、李惠芳

出版者获版权持有人中文版唯一授权

**严 禁 翻 印**

“大唐狄公全传”之三

**红 阁 跛 丐**

〔荷兰〕高罗佩 著绘

陈来元 胡 明 译作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11.5 印张 253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5000 册

ISBN7-106-00882-6/I·0066

**定价:7.90 元**

## 出版说明

狄仁杰是中国历史上的神奇人物。

《大唐狄公全传》，则堪称是一部充满东方式罪恶与智慧的迷人传奇。

在大唐王朝中，狄仁杰身居高位，声名煊赫——官至元帅与宰相，然而，真正使他立名于世并传扬千古的，却是“超级断狱神手”这一称号。

而在所有以狄公（狄仁杰）为主人公的作品中，公认最成功也最负盛名的，便是这部由荷兰籍汉学大师高罗佩创作的长篇系列小说《大唐狄公全传》了。

在高罗佩笔下，狄仁杰一改旧公案小说中刻板单调的清官形象，而变成一个极端嗜好寻惊弄险的衙门大豪侠，一个神出鬼没喜欢炫耀的破案高手，一个酷爱女性、才情俱全的东方美男子，一个智商更高于福尔摩斯的古代侦查大师；而狄仁杰活动于其间的唐代社会，其浓郁的古典风情之下，竟也不乏现代式的罪恶、变态情结、高智力阴谋，甚至于恐怖主义形态……高罗佩以其独特的理解方式与描写风格，使狄公以及他的冒险生涯焕发出迷离而绚烂的光彩，从而使中外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不已。

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精深的研究，除了《大唐狄公全传》外，他还著有《春梦琐言》、《秘戏图考》、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等名作，均脍炙人口，风靡东西方。

《大唐狄公全传》全书约 130 多万字，分《雨师黑箭》、《金戒妖狐》、《红阁跛丐》、《迷宫紫光》与《柳园飞虎》五大卷。作为系列小说，全书由 16 个中长篇与 8 个短篇组合而成，每篇小说均独立成章，具有完整的情节；同时，又有若干条隐线——狄公连贯的官场轨迹、众亲随的人生历程以及书中各式人物逻辑性的隐显接合——将各篇各卷串接起来。阅读时十分自由，可分可合，悉听尊便。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
| 滴血御珠 | ( 1 ) |
| 痴迷跛丐 | (141) |
| 真假宝剑 | (155) |
| 空妙葫芦 | (173) |
| 红阁客舍 | (253) |

# 滴血御珠

胡明译

## 第一章

一个大汉将点着的一柱香插在河神娘娘庙供坛前的夔纹香炉里，抬头细细睨着那神像安详的颜面。这颜面且自白净，与真人模样相仿佛。小小殿堂里，烟火熏黑的横梁上垂下一盏油灯。夜色朦胧；那明灭不定的灯光映照着神像，颜面上象是闪动着一层浅浅的笑影。

那大汉窃窃自语：“娘娘是我的一个主儿，只顾在这里端坐着，不消一时，管叫你称心一笑。上回娘娘在那圣林里，我正待要用那人血来洒祭你的圣灵，你反将她护出了林子。今夜我已寻了个新的牺牲，必将个齐整的身子供祭与你。今番我不可大意了，我要……”

他止住了，回头朝那老庙祝溜了一瞥。老庙祝衲袂破烂，坐在庙门口一条板凳上，眼睛正朝着远处张挂着灯彩的河岸眺望，很快又低下了头念他的经卷。他干净就没留意小庙内

这唯一的香客。

大汉又默默端详着河神娘娘脸上的神情。木雕的神像虽未曾涂彩，珠冠璎珞，绣袍彩帔，煞是华丽。她盘腿坐在莲花宝座上，左手按膝，右手半举作祝祷之状。

“模样儿端的是俊！”他睏了半日，沙哑着嗓子说道，“这等妩媚，这等娇模娇样撩逗人，却又因何如此残忍狠毒，勾引坏了人？落后又把人一边抛闪，使人禁不住没止休地长年挂牵。”

他圆睁的双目突然闪露出疯狂的凶光，愤愤咒道：“今夜少不得不逢好死！教她赤条条横倒在你的脚下，慢慢割来，一刀肉，一刀血……”

他忽见河神娘娘嵌缀着明珠的平滑细净的额头微微一皱，吓得大惊失色。待定神再看时，不由长长嘘了一口气，原来是一羽飞蛾闪过油灯的影子。

他拭去脸上的汗珠，紧咬着嘴唇，又犹豫地望了望神像才转过身来，走到老庙祝跟前。老庙祝正低着头念他的经卷，他拍了拍老庙祝瘦骨嶙峋的肩胛。

“放娘娘清闲今儿一夜吧，如何？”他巴巴地堆起一脸笑说道，“龙船赛就要开始，龙船在那头白玉桥下早已安排妥当。”他从衣袖里抓出一把铜钱，“这个权且收了，上那边酒店去灌几盅吧。”

老庙祝神态疲惫，眼圈发红，斜眼瞅着那大汉，没有伸手接钱，低声嗟喟道：“这钱断不敢领受，贫道也离不得这里。娘娘一动怒，怪罪下来，消受不起。”

大汉禁不住颤栗了一下，恨恨地咒了一声便出了庙门，步下石阶，沿着河边去那垂杨下牵过坐骑。他须在龙船赛结束前赶回城里。

## 第二章

狄公和他的内眷正坐在官船尾部高高的敞轩里打麻雀牌。冥色渐浓，手上的牌面已经不易辨认了。他们的官船泊在运河里离其它船只稍远的地方，运河上下船舫鸦轧，首尾相接。

今天正是五月初五，是一年一度的龙船节。午后日头转昃，浦阳城的百姓犹如流水般涌出了南门，熙熙攘攘挤拥在运河岸边的彩台下——龙船赛的终点，彩台上披红垂绿，旗幡猎猎。

狄公是这里的县令，他将给夺魁的赛船发放奖礼。县令来此也不过是凑凑这典仪的趣，但狄公对这节日倒是十分热心。他在日落前一个时辰就离了城，带了内眷扈从，坐了三顶大轿赶到他的官船里。官船停泊在彩台对面，彩台下早已人山人海，万头攒簇。狄公在船里草草进了晚膳，用了点甜羹。晚膳后，他们便坐下来玩牌，等着月亮出来，赛船开始。

薄暮时分，江风微寒。歌声、笑声从远近水面飘来。一应船上的灯彩都点起来了。宁静而幽暗的水面上顿时倒映出一派绚丽摇目的光彩。这景致真仿佛是仙境一般，然而牌桌上的四个人都专心致志地打着他们的牌。玩麻雀牌是狄公家的癖好，他们玩起牌来也煞是认真，又还有许多奥妙的法门和复杂的讲究。这时，牌局正临胜负的关键。

小妾出了一枚牌，一面回头吩咐茶炉前蹲着看火的一个丫环道：“将我们的彩灯也点起来吧，恁的暮黑，牌儿上的花都看不清了。”

狄公正思量着桌上这牌局，忽抬头见老管家走进敞轩，不由得恼了火：“又是什么事？莫不是那个蹊跷的客人又来了不成？”

半个时辰前，狄公和他的妻妾们正靠在栏杆边观赏河上景致时，曾有一个陌生人上了船。管家刚待要通报，那人打住了脚步，想了一想，又下船走了，道是他不想烦扰狄老爷了。

“老爷，这番却是卞相公和柯相公叩求拜见。”眉须皤白的老管家恭敬地禀报。

“传他们进来。”狄公叹了一口气。

卞嘉和柯元良是负责筹备这次龙船赛的。闲常里，狄公坐衙升厅，问理公事，很少与他俩有什么来往。卞嘉是位名医，开着一家大生药铺子，柯元良则是浦阳城有名的古董宝玩商。

“他们坐不长久。”狄公笑着对三位妻妾说。

大夫人撇嘴道：“这个不妨事，不过你不许偷偷将牌换了。”

三位夫人一齐将自己的牌朝下放倒，起身走避到屏风后去了。狄公乃站起向等候在敞轩外的客人点头示意。

“两位相公进来请坐。”狄公和蔼地说，“你们许是来禀报龙船赛的事吧，想来诸事都预备就绪了？”

两位古板正经的乡绅穿着素绸的长褂袍，头上戴着黑纱便帽。

“正是，老爷。”卞嘉答道，他声音干涩却善于辞令，“柯先生和我刚离开白玉桥，通共九条船都在起发点编排定妥。”

“桨手都不错吧？”狄公问道，一边回头提醒端茶上桌来的丫环，“小心把牌撒弄乱了！”说着赶紧也把自己的牌面朝



下放倒。

卞嘉答道：“每条船上的十二名桨手，不消几日都募全了。二号船上的桨手全是运河船夫，他们赌了誓，今番非要赢了城里人不可，争夺之剧烈自不消说。柯先生和我安排他们在白玉桥镇的酒店里尽情地饱吃了一顿，此时他们正心急着上场哩。”

“卞大夫，你的九号船且是轻快，我的那条取情是输，究竟是船身太沉。”柯元良噙了噙嘴说道。

狄公道：“柯先生，听说你的船是严格按着我们祖先传下的古老样式打制的，只这一层就不同一般。”

柯元良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。他相貌端然，骨格奇拔，风度翩翩，举止优雅。听了狄公这一句奖美的话，慌忙欠身答道：“狄老爷乃是知音了，我断不敢忘了我们祖先的旧制。信而好古，吾道不孤啊！”

柯元良累世乡宦，诗书传家，他一生只读圣贤书，又是骨董古物的收藏家。狄公也曾几番想亲眼看看柯元良搜集的古人字画。如今听了他这番话，心中赞许，不禁深有感慨地说：“听柯先生之言，端的快慰。古往今来，普天之下，但凡有江河水湊之处就有庆贺这龙船节的风俗。海内的百姓劳累终年，亦只有在这一日里可尽情取乐一番。”

“本县百姓都道是赛龙船可使河神娘娘开个颜儿，河神娘娘一开颜那年头便风调雨顺，河塘鱼满。”卞大夫道。

柯元良皱了皱眉，看了卞嘉一眼，说道：“往昔，这赛龙船行动就着了魔道。赛船之后，用一个活人供祭，照例在河神娘娘庙里杀一个美貌的后生，披红挂绿，唤作是‘白娘娘的新官人’。那贡了牺牲的人家竟还认作是难得的风光。”

“幸而，国初定鼎时，就废止了这悖戾人情的淫祭。”狄

公接着道。

卞嘉忙道：“然而白娘娘的阴魂却还不曾消歇。此地百姓至今还供奉着她的神像，河神庙里终年香火不断。我记起四年前，赛船时翻了一条船，有个人淹死了，闹得这一县百姓纷纷扬扬都称是吉祥兆头，道是该年敢情五谷满囤，人畜兴旺。”

柯元良不安地看了看卞大夫，他放下茶盅站起来说：“狄老爷，告辞了。我们此刻还要到彩台上去看看奖礼预备齐妥了没有。”

卞大夫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，他们拜辞了狄公，出敞轩匆匆下船去了。

三位夫人紧接儿从屏风后转将出来，又坐起了牌局。小妾急急地嚷道：“都剩几枚牌了？正是煞末一搏了！”

丫环送上新沏的茶，四个人又专心致志地打起了牌。狄公缓缓地捋着胡须，算计着招式。他的牌势已“三线归元”，只等“三筒”或“白板”任何一枚。“三筒”已全出齐了，还有一枚“白板”在外，若是谁将那枚“白板”打出来，他就赢了。狄公瞅着他的妻妾们兴奋而发红的脸颊，寻思着那枚牌究竟在谁手里。

突然，近处一声巨大的花炮轰击，接着是一串儿爆竹声，隐隐有箫鼓乐动。

“出牌啊！”狄公对着他上家的大妾不耐烦地催道，“已放焰火了！”

大妾犹豫了一下，拍了拍她晶光油亮的头发，然后往桌上打出了一枚“四索”。

“我赢了！我赢了！”小妾兴奋地叫着摊下了牌。她只等着这枚“四索”。

狄公失望地问道：“你们谁把那‘白板’藏住了，我多时间只等候着这枚倒霉的牌。”

他们把牌放倒，谁都没有“白板”，剩下的牌里亦没有。

狄公皱着眉头说道：“这可是作怪了，桌上只有一枚，我这里一对，另有一枚‘白板’端的生翅飞走了不成？”

“莫不是掉到了地上？”大夫人说道。

他们一齐朝桌底下看，又抖抖衣裙，都没有。大妾说：“会不会是丫头忘了放进匣子里？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狄公气恼地说，“匣里倒牌出来时我通数了一遍，每次倒牌我依例都要数过一遍。”

“嘘——”的一声，然后又是一阵震耳的巨响，运河被焰火落下的密雨一般的彩星照亮了。

“寻什么‘白板’！这红绿花伞儿一天光星，恁美的景致都不看了？”大夫人说。

他们急忙站起来，都走到了船栏边。焰火正从四面升起，爆竹声连响成一片，人群中爆发出了高声喝采，一弯惨淡的银月在天空挂出。此时竞赛的龙船已驰出了白玉桥，观赛的人们纷纷地议论着他们下的赌注。

“我们不妨也来押个宝吧！”狄公乘兴说道，“今夜就是那穷愁小民也都要赌上几个铜钱。”

小妾拍手赞同：“老爷主张的是，我押三号船五十铜钱。这两天我手气正旺。”

“我押五十在卞大夫船上。”大夫人也发了兴。

“我押五十在柯先生的船上，我信先祖旧风。”狄公道。

忽然，他们看到两岸船上的人都站了起来，伸长了脖颈注视着运河转弯处，赛船就要作最后的冲刺了。

狄公和他的妻妾又靠到栏杆边，紧张期待的气氛也感染

了他们。

两叶扁舟从岸边驰出，在彩台前的运河中分开扎下了锚，船上的仲事官展开了一面大红旗。

远处鼓声隐隐，船虽是尚未见到，但由此可知已是逼近了河湾。

人群乱糟糟呼喊起来，九号船已转过河湾。狭长的船身内十二名桨手，两两并排，应着船中央的大铜鼓的节奏拼命地划着。一条大汉宽胸阔肩，袒露着上身，扬着两个鼓槌疯狂地擂着大铜鼓。舵手则把住长长的尾舵，向桨手们大声吼叫。刻画着龙头的船首扬头翘起，河里白浪飞溅，岸头吼声震天。

“是卞先生的九号船，我赢了！”大夫人禁不住喊了起来。

九号船的龙尾巴后出现了第二条船的龙头，那龙头张大了嘴正仿佛要咬住前面的龙尾巴。

狄公道：“那是二号，运河船夫的二号，他们正鼓劲在追赶呢！”

二号船的司鼓是个五短身材的精悍小子，他发狂一般擂着鼓，撕裂着嗓子不住地吼喊。二号渐渐逼近了九号，它的龙头已咬住了九号的龙尾。人群震耳欲聋的呼喝声将鼓声都淹没了。

又有四条船在河湾上出现，但谁也没去理会，所有的眼睛都盯住了九号和二号。二号船速飞快，更逼近了九号，狄公能看清九号船上的司鼓脸上的狂笑。此刻他们离终点只有十来丈，仲事官垂下了大红旗，指示着终点线。

突然，九号船的大个子司鼓动作停了，右手的鼓槌僵在空中，象是他仰看着这支鼓槌惊呆了，转眼间便见他扑倒在大铜鼓上。桨手们眼望着他一时都发了愣，几支桨搅碰在一

处，船身略微一倾慢了下来。

九号和二号同时从终点的大红旗下面穿过，但九号落下了半只船的距离。

“可怜的小子，才要得手，竟是误了，早不该灌得那么多。”狄公叹了一口气。

两岸人群呼声雷动，群情激昂，亦多有惊异惋惜的。

当九号和二号浮到彩台边时，其余的七条船也过了终点线，每条赛船都受到了激动的人群热烈喝采，一派鼓乐喧动起来，焰火重新从四周升起。

狄公看到一只小船朝他的官船划来，对妻妾们说：“敢情是来接我去发送奖礼了，老管家侍候你们先行回府，少顷我了却此事，随后便回。”

三位妻妾转身拜送，狄公下了官船。卞嘉和柯元良早在搁桥边上等候着他。狄公下到了那条小船，拱手对卞嘉说：“卞先生，这番输得却是可惜了，想是那司鼓病得不重吧？”

“我这就去看看，老爷。他是条雄壮的好汉，许是困乏了，松动了脚力，不消一刻便可恢复的，老爷不必挂虑。”卞嘉说道。

柯元良站一旁没吭一声，他心神不安地捋着胡须，双眉紧锁着。

他们上了岸，衙官带了六名衙卒向狄公致礼。卞嘉和柯元良将狄公引上彩台的悬梯。狄公一登上彩台，他的忠实的属僚老参军洪亮便将他拽到竹漆屏风后的内室，替他换上了一套深绿色锦缎官袍，系了玉带，戴上了乌纱帽。

“衙里都没什么事吧？”狄公问道。

洪参军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掾吏、衙役赶早放了班，回家胡乱整理了酒饭都赶来这里看龙船赛了。”

“你且先去看看九号船的司鼓是怎么回事，才要到终点，竟败倒了下来。”

狄公装束停当来到彩台前面，彩台下挤满了赶热闹的人群。衙卒让龙船的桨手们排列成行，引舵手走上彩台。狄公好言嘉勉了几句，发放了奖礼。红纸包里一块印糕和几文散钱给输了的船，二号船则大红缎檀香盒，盒内十二两足色纹银。末了，狄公祝一县百姓都交鸿运，发财致富。一时人群中大声鼓掌，喝彩不已。

致辞毕，狄公踱步来到漆屏风后的内室，洪亮面色阴郁地向他禀报：“老爷，那司鼓死了！忤作道是被人用毒药毒死的。”

### 第三章

狄公俯视着司鼓僵硬的尸身，默然无言。尸身放在内室地面的芦席上，衙里的忤作正把一支银棒插进死者的嘴里。今夜忤作也在人群中看船赛，尸身抬上岸时，他曾仓促地验查过一遍，此刻正在做仔细的复验。卞嘉和柯元良垂手在一边伺应。

卞嘉望了狄公一眼，说：“老爷，这又何须白费工夫？敢情就是心病猝发，这征象恁的清楚。”

“验完了再说不迟。”狄公冷冷地说，一面察看着死者筋肉发达的躯体。躯体的下部遮盖着一块布片，脸已被临死的痛楚扭歪了，前额宽阔方正不象是店铺里的伙计或什么苦力的营生，倒象个读书人。一般说来，赛船的桨手多是从店铺伙计或苦力中招募来的。

件作站起身来，狄公急急地问道：“你依准什么断定他是被人毒死的？不曾听得卞大夫说是心病猝发么？”

件作答：“除了心病的征象之外，老爷，他的指尖和脚尖都有些紫星斑。适才我还留意到他的舌面肿大，上面亦有紫斑。我是南边来的人，南边山里的人能调合一种慢性毒药，毒发后的征象正是如此。我一见到他指尖的紫星斑，就明白正是这种毒药毒死的。”

卞大夫闻言俯下了身，件作用银棒将死者的嘴唇撬开，叫他朝里看。卞大夫看罢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悟地对狄公道：“老爷，件作所言甚是，却是我诊断错了。我此刻记忆起某种医书上也曾载录有这种毒药，空肚儿服用顷刻间便发毒，饱食后约莫有一个时辰才可发作。”

狄公问卞嘉：“这死者既是你船上的司鼓，想来是你雇下了的人了？”

“老爷有所不知，这位书生不是本州人氏，名唤作董梅，铺子里繁忙时节，他偶来我这里打应点杂。”

“他在此地不曾有家？”

“这董梅尚未娶妻，几年前，他与父母同住在城外一幢宅子里。落后其父做生意亏了本钱，把个家业败了，典卖了宅子回到北边老家去了。董梅仍留居此间，挣点钱谋生糊个口儿，一心想在县学里把那六经的课业读完，再回北边去同父母团聚。他为人放任不甚检点，好交接朋友，闲日里弄刀耍棒也练就了一套拳脚。我铺子里的伙计与他都有些勾当，前日里把他叫将来做了这龙船的司鼓。”

柯元良道：“卞大夫所言甚是，这董梅端的是个广有才艺的少年。他的父亲对骨董玉器很有深究，他自个在辨识鉴赏上也甚有些眼力。”